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東坡集
唐鉉署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出版

(詳註校正) 蘇東坡文集全八冊

定價大洋三元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

詳註者 蕭山謝 璿

校正者 紹興湯 壽銘

印刷者 上海開會文堂印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上海拋球場會文堂書局

詳註
校正
蘇東坡文集卷之十五

宋眉山蘇東坡先生著

後學
紹興湯壽銘滌先訂
蕭山謝璿政齊註

尺牘

與張嘉父第四首

張嘉父名大
字宗湖州人

某啓。君年少氣盛。但願積學。不憂無人知。譬如農夫。是穠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敢以爲贈。

譬如農夫四句

見左傳。穠。耘也。莠。苗曰莠。

又第五首

某啓。公文章自己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矣。譬之百貨。自有定價。豈小子區區所能貴賤哉。潛雖伏矣。亦孔之章。足下雖欲不聞於人。不可得。願自信不疑而已。

與陳季常第十六首

惠州陳季常名隨
字耆卿人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

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非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宜。軾再拜。

鳳毛

六朝謝超宗好學有文詞孝武帝見其所作殷淑鳳當塗縣名今屬安陽羨見

老雲

謂朝雲東三山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東跨竈
謂子勝子父也天祿

空處名灶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迹反在前項羽句秦末項羽楚戰大破秦將

蹄印地之前故名蹄灶言後蹄印地之迹反在前項羽句秦末項羽楚戰大破秦將

答毛澤民第一首

毛澤民名滂宋江山人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與王元直第一首 黃州

黃州眞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耶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款段

後漢書乘下驢車卻款段馬注款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與程正輔第十三首 惠州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賡。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爾。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第十六首 惠州

某啓。人來辱書。伏承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詩等絕高。每篇乃是一論。屈滯他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云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故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老而能學二句

見魏志武帝紀注袁伯業名遺袁紹從兄

與陳秀才三首 僭耳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患。不須過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

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答舒堯文第二首 黃州舒堯文名煥

軾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不敢當。卽承來命。少資嗚噓。

先零二句 漢宣帝時先零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帝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見漢書本傳 吐渾谷三

句 唐太宗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舉兵討之上欲以晉師句春秋魯僖公二十八年李靖爲將以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 晉師句 春秋魯僖公二十八年李靖爲將以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

送霸諸侯按城濮衛地今山東濮縣南 魯直 黃庭堅字 嗚噓 笑不止也魏文帝手

答畢仲舉第一首 黃州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住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旣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旣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旣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旣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閤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立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

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三乘

佛家有菩薩乘聲聞乘三乘者以車乘爲喻修道之人能力各殊辟支聲聞唯求自度菩薩乘普濟衆生故有三者之別

與王敏仲第十六首 惠州王敏仲名古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觀縷此紙。以代面別爾。

延陵季子句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注贏博齊地

與石幼安一首 黃州

某啓。近日連得書扎。具審起居住勝。春夏服藥。且喜平復。某近緣多病。遂獲警戒。持養之方。今極精健。而剛強無病者。或有不測之患。乃知羸疾未必非長生之本也。惟在多方調適。病後須不少白乎。形體外物。何足計較。但勿令打壞畫苑記爾。呵呵。因王承制行奉啓。不宣。

畫苑記

見前

答賈耘老第三首

離黃州賈耘老名收
宋烏程人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金山

在江蘇丹徒縣西北張鎬字從周唐博州人肅宗時拜同平章事

與米元章第二十一首

北歸米元章名芾
宋襄陽人

某啓。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遷閤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

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憤憤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後數日耶。

又第二十五首 北歸

某啓。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言者。不一。

上韓魏公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

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予以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岐下

謂鳳翔府今二曲山曲曰盤水曲曰屋
陝西岐下縣今山西盤屋縣也

與曾子固

子固名鞏
宋南豐人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

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尙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旣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與毛維瞻

毛維瞻
西安人
瞻宋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答虔倅俞括一首

括博學能文紹聖中
以承議郎判虔州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篇。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

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主。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爲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爲。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斯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陸宣公

唐陸贄謚宣見前

孟軻句

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與王慶原第七首

登州還朝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

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三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蓬萊三山

蓬萊方丈瀛州在東海中謂之三神山爲仙人所居見史記

海市

海面波平時見遠小船泊或城市宮室倒塌空際謂之海市

與蒲傳正一首

黃州蒲傳正名宗孟宋新井人

予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榮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麗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王庠第一首

王庠字周彥宋榮州人

軾啓。二卒遠來。承手書累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慰深矣。軾罪責至重。上不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

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乏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此中無有。芎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軾爲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時保練。

又第五首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